

企业家怎么处理钱的问题



潘石屹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潘石屹从自己的现实经验说起,如何获得人际关系、如何保持工作激情、如何通过磋商达成合作、如何办好企业,处处充满真知灼见。他也反思自己的成功以及成功之后的迷茫,寻找一条从物质到精神的解放之路。

[上期回放]

在对企业的管理中,潘石屹比较推崇无为而治。无为而治实际上就是把管理者变成一个空心的竹子,一个甘愿放弃自我的人。这样才能爆发公司全面的活力。当然,管理者并非什么都不干,他应该干一件事情,做船上的舵手。

教你共赢

一个公司目标应该非常单一,那就是为社会创造价值。只有给社会创造价值,才有可能给社会更多的税收。对企业来说,成绩就是利润。如果给一个企业加上过多的东西,我觉得就会有问题。这么多年来,我们似乎一直在空谈企业的社会责任。作为一个企业,它的任务就是追求价值的最大化、利润的最大化,同时要遵守行业的标准。比如它是不是环保,这个当然要看标准:如果是在中国,你就遵循中国的标准;把产品出口到美国去,就遵循美国的标准。所以,一个企业遵守法律和规定应该是第一位的。至于做慈善事业、福利事业,这些事情不应该是一个企业的责任。企业是没有资格做这些事的,因为属于它的钱都是股东的钱,你不可以拿着股东的钱去做自己的慈善事业,一定要尊重股东的意见。企业要保护股东的利益,就要降低成本和创造价值。

所谓企业的社会责任,并不是要企业离开自己的范畴去做另外的一件事。企业本身就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,它的存在与发展就是社会责任。就像我们说一个人,他自然健康,有爱心地生活着,就有社会价值。但非要把社会异化,把整体放到局部面前来要求局部再想想其他

办法成为整体的一部分就很荒谬了。这就好像让一只手去对身体负责一样。实际上,一只手能动,能使用,它就对对身体负责了。

在我看来,首要的是建立秩序,而不是高谈阔论。建立良好的政治、经济秩序,使其中的每一个企业都健康成长,才是正道。比如我们现在尤其要注意环保,那么就制定完善的环保法。企业讲环保,并不是特别高调地担当了什么社会责任,而是遵守环保法。

企业的责任其实就是遵纪守法,创造利润。如果我现在拿着公司的钱去做慈善,这就是股民最忌讳的事情,也是股东最忌讳的。如果分红后,用自己的钱去关注教育问题、扶贫问题或艾滋病的防治问题,企业家自己去做,我认为才会有做慈善的真正快乐。

没有上市的民营企业也一样。你希望做慈善和福利事业,这是企业家的事情,不是企业的问题。其实做慈善是每个人自己的愿望,应该用自己的钱去做。咱们常常把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给混淆了。

就在30年前,我们还是计划经济,国家经济几乎崩溃。突然转到市场经济,要创造财富,就必须依靠创造财富的积极性,这就涉及到私

有财产的保护问题,企业家的待遇问题。当时一切都是空白,人们的意识和法律都需要紧张忙碌地转型。因为没有先例,很多制度的建设,都是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企业家触及并引发的。

邓小平说的“摸着石头过河”说得太形象了,水急,水花四溅,眼睛都睁不开,只能弯着腰,手在水里摸着一块石头算一个依靠,这个过程是我亲身经历过的。我在海南开砖厂时,只有做一个企业家的梦想与激情,但还不会做生意,最困难的时候给工人发不起工资,只能每天去买一袋大米交给工人。那时候还能想什么呢,拼命想销售,逮着任何一个人他都问他要不要砖头,就这样还被人骂成是“推销员”。那时候“推销员”是一个骂人的词,我们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改变了人们对销售和服务的偏见。我的这个经历只是千千万万个早期下海的人的微小例子,事实上,当时“下海”的人遇到很多问题,而这些问题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。

当时的企业家,他们尚不能肯定自己的身份,一方面得相信新的体制,新的价值观,新的市场经济,一方面又因为市场体系法律制度的不完善而受到制约。他们在朝向创造财富的每一步努力,都冒着触犯原有法

律或道德的风险,如果事实证明企业家的行为对社会更有益,国家会修订法律适应企业家的行为,但那是后人的事情了。他们也会跑到法律和道德的空白处,那儿只有需求,其他什么都没有。这时候他们所做的任何事,都很难有什么政策依据。在这种情况下,企业家,不得不依靠传统的道德理念来保全自己,其中一点就是克制物欲,绝不个人占有金钱。即使通过自己的努力,创造了大量财富,也绝不多拿一分。这是一种依靠道德力量的超脱。

在第一代企业家中,我认为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有三个人:第一个是王石。我们当年到深圳的时候,万科已经做得非常大了。现在,万科是全世界第一大房地产公司,从开发房屋的套数来看,万科开发的套数相当于整个香港的开发量。可是王石占的股份只有零点二几。如果是没有从金钱的占有欲面前超脱的话,他也有可能成为转型期的牺牲品。第二个人是柳传志,联想集团现在做得非常大,把美国的IBM PC业务都收购了。这样的情况下,他在联想中占的股份也非常少。还有像张瑞敏,就是在国营企业,自己拿点工资奖金,再有点期权什么的,其他就没了。

时代让这一代的企业家成功,企业家本身却可能没有赚多少钱。他们的私有财产跟后来的像我们这批第二代企业家比,太少了,可他们是中国市场经济中真正创造社会财富的奠基人。他们开创了整个市场制度,我们受惠于他们,他们是我们的兄长。

我们这一辈权益合法化后的企业家,同样需要从金钱的占有欲中超脱出来。说到底从金钱中超脱就是从各种欲望中超脱。你不能因你有权,任何欲望都去满足,你就放纵自己,或者利用金钱的力量伤害道德。道德是人类社会磋商出来的公约。你令他人丧失磋商权,他可能就会以暴力来表达不满了,会以恶对恶了。所以随时克制自己的欲望,或者从中超脱,是保命仙丹。

我们在发展自己企业的同时,必须关注和推动经济制度的建设和健全,否则,只顾数钱,最终会没钱可数。金钱、财富作为社会最重要的资源,其保护和管理都蕴含着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智慧和意见。而你,也必须积极参与磋商,最终要的是建立制度,完善环境。金钱身上的社会属性真是太明显和太强烈了,换一句话来说,你的钱最终还是社会的钱。你死了,钱不会赖在你身上不走。

在一间破旧的厂房里找到了冰凉的泉泉



没没女 著
文汇出版社友情推荐

作为一名典型的“没女”,我目前正处于“三没”状况:没钱、没房、没车,并且,我刚刚辞职,又没了工作。辞职当天,我赫然发现男友泉泉背着我在和别的女孩子接吻。我伤心欲绝,想与泉泉分手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,一个比泉泉更英俊、更富有的帅哥闯入了我的生活……

[上期回放]

我收到了一封匿名快递,里面是青青和军举止亲昵的照片。收到照片的当天晚上,军找到了我家。他和泉泉起了争执,还动了手。我赶走了军。军离开后,我无意中发,泉泉和小纯有联系。我质问泉泉,泉泉坦白,并且祈求我不要离开他。他在我怀里痛哭,然后,突然颅内出血晕厥了。

都市情感

后来的一个月,我再也沒有泉泉的消息。煎熬得最痛的时候,我想放弃矜持,哪怕只隔着话筒倾听他的声音、他的呼吸,按下号码,却没有勇气再继续。

从颅内出血的情况看来,泉泉暂时采取安全治疗,我将他接回家,家里商量后打算叫哥哥送他回江苏。哥哥现在自己开着店面,还在腾时间。妈妈暂时每天给他喝很多苦苦的中药。泉泉变了,变得安静而阴郁。有时候会昏迷,有时候会流泪,有时候又会很狂暴。医生说这些都是脑部神经受到血块压迫的综合征,这使得我们一家人都提心吊胆的。

我和泉泉开始查法律方面的书,这真是巨大的工作量。尤其是泉泉,只要一陷入回忆,就会情绪化。我没有办法,幸好珊妮介绍了她的律师同学。温暖,在深圳律师界小有名气。没多久,温暖来了趟广州,我带泉泉和他见了面。没想到,此后温暖却开始在网络上对我展开了攻势。在我的意识里,茫茫网海中,互不熟悉的人能有什么好沟通的呢?不过温暖却在一步一步实施他的追求计划,这是我的感觉。但我不得不感激于他的细心,至少几度伤心的时候,温暖用他的话语安慰了我。虽然那只是跳跃在屏幕上的文字和符号。

私下里,我却想了解军曾经与他的接触。所以,当温暖无意提到珊妮的时候,我含糊地打探着青青的那个离婚案。就在我等待了N分钟,快绝望的时候,一个长长的消息发过来了,“原告起诉离婚,被告包二奶,珊妮的哥哥找到我,本来因为证据不足,被告不同意离婚。后来原告

拿出新证据,这过程比较复杂,详情恕我不便透露。”

“啊!”我错愕。青青这么惨?在我发表了一通惋惜加同情加震撼的豪言壮语后,我突然觉得自己幸运多了。可温暖却回过来一行冷冷的字,“我比较同情被告。”我再度震惊。温暖继续发来消息,“后面的证据,相对来说比搜寻包二奶的证据简单多了。只要离婚后得到的赔偿够高,深圳大把的女人会这样做,不过要请到好律师,再加上好的时机,打赢官司并不难。”

我有些不明白了,不过后来琢磨着想想,再加上平时看肥皂剧的一点推理经验,那意思是:找个男人把身体弄成被虐待后的样子就行,或者在家里扔些施虐工具,伪造些发票什么的……

想明白这些后,再结合温暖对这个案子的态度,再联想到我收到的那些照片,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。青青这女人,真不简单啊!

寒流来了,连广州这样温暖的城市都变得萧瑟。我那思念的心,却依然固执地疼痛着。幸好服装店进入了换季的旺市,生意又开始红火。

半个多月的时间浑浑噩噩地过去了,泉泉回家的日子也接近了。吃了一段时间的中药,病情暂时没有恶化,但这样拖着终究令人惶恐。我只有天天催促哥哥腾时间。总算订下时间,我把回程的日期告诉泉泉,他却只是淡淡地哼了一声。

第三天的早上,我起来叫泉泉去晨跑,却发现房间空无一人。这么早就出去了?看来经过这两天的散心,泉

泉有所改变了。我只好自己下楼跑了一圈,回家吃早饭的时候,妈妈也发现了。等到傍晚,实在有点急,泉泉的手机一直关机,他到底去哪了呢?我毫不犹豫地用手机里翻到小纯的号码,拨过去,通了。“我不接呀我不接我就是不接呀……”该死的彩铃声喧闹地唱个不停,一遍、两遍、三遍,这痞女还真的不接我电话。我气得想摔手机。

突然,一阵手机的音乐响起,吓得我心惊肉跳。看了下屏幕,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。我马上接通:“喂?”“喂……”对方的声音压得很低,我马上警惕起来:“你是谁?”“是我,我是小纯子!”怎么声音怪怪的,我换到了另一只耳朵。“我跟你说话,你快去叫吴猛,叫他来芳村立交的塑胶厂!”果然是小纯,声音又急又快。

我呆了三秒钟,马上回拨过去。忙音。忙音。忙音。我全身的毛孔都竖起来了。好像发生了绑架案之类的。我迅速打通了吴猛的手机。该死的!居然又是不通!坐下来,冷静了,想到了找军。我终于给军打电话了,却发生在这种情况下。

“喂!”听不出是惊喜还是冷漠,军嘶哑的声音从那端传过来。“是……我。”都现在这个时候了,还磨蹭什么,我咽了口水,继续说道:“我找吴猛!”军似乎沉默了一下:“找他?等等!”两人果然在一起。我把大致情况和吴猛说了下,但又不能表达得很清晰,吴猛倒是一副很明白的样子,说他马上开车过去,叫我别担心。

十几分钟后,军的车就到了楼下。我和哥上了车,我坐在副驾,哥坐后面。终于到

了一个破旧的厂区,军给吴猛打了电话,很快就后在军停了车。军在不远处发现了吴猛的车,车边有一扇小门,半虚掩着,哥哥拍拍我的手背:“别怕!”我紧张得只能点头。此时,军像一头机警的猎豹,率先打开了小门,哥哥松开我的手,闪身进去。轮到我站在门口,眼神和军的触碰到一起。军伸出手,我像是抓住希望一样把自己交给了他。一股熟悉的温暖蔓延过来,我微微颤抖,感受到了军有力的包裹。

军拉着我的手,哥哥走在前头,我们已经看到了右侧房子里幽暗的光。突然,门口出现一个人,朝我们招招手。是吴猛,也穿着西装,领带已经被扯松了,嘴里叼着一根烟,还颇有电影里的大哥派头。走近了,吴猛叫了声“哥!没事!”又小心地看了我一眼。就带我们进去。这是一个废弃的小车间,一进门就是一台满是灰尘的机器。我再也顾不得,撇开军的手,疯狂地往里面跑,进了内间,里面很大,两边是一排排的小房间。

我凭直觉走向左边的一扇门,里面也有人走了出来。是黎小明。跟着又走出几个社会青年,纷纷冷漠地盯着我。我慢慢地走到黎小明面前,和上次不同,这家伙今天穿得人模狗样,一脸的油头粉面。我露出厌恶的表情,鄙视这种卑鄙的小人。对方却露出嘲讽的笑,但看到我身后,随即又垂下了头。

“奶奶的,还不给我学乖点!”吴猛一个箭步冲上来,抬手就是两耳光,“我叫你混到你奶奶的牢底坐穿了!你才给我罢休吗!”“姐夫!”突然传来一声清

脆的叫唤,我惊愕地循声望去,只见小纯从隔壁的房间走了出来。

我绕过小纯,直接向房间走去。突然一股力量从后面袭来,小纯拼命一推,力气大得令我一个趔趄扑倒在冰冷的水泥地上。全场震惊了,哥哥和军同时冲过来,我的脸扑在凹凸的地砖上,额头和膝盖一阵巨痛。“啪!”巴掌落在脸上的声音,是哥哥打的“贱货!”

我满手都是灰尘,听见哥哥的骂声,忍住了委屈的泪水。军怜惜地扶我起来,无声地抚过我的脸,又半蹲着帮我轻轻地揉膝盖。我抽泣着推开他:“我要去找泉泉!”哥哥跟在我身后进了房间。我看见泉泉躺在床上,一动不动。我嗓子发干,因为看到泉泉如此安详地躺着。我蹲下身,看到了脖子、手臂、脸颊全是伤,有淤紫的,也有贴了创可贴的。

哥哥一个箭步走上来,直接把手放到鼻子上:“还有气!快!别折腾了,送医院!”军也意识到了严重性,走过来帮哥哥扶起泉泉软绵绵的身体。哥哥背起泉泉,我像是呆住了,被军拉着往外走。

身后传来黎小明和小纯的吵闹声,军拉着我,快步赶上哥哥。上了车,军启动引擎,冷静地拨通了110。军几乎是发疯般地猛闯红灯,我们屏着呼吸将泉泉推进了急救室。哥哥焦躁地在走廊里踱来踱去,我坐在军的身边,手里还残存着泉泉肌肤的冰冷。

“哇当!”手术室的门打开了,我站起来,哥也停下了脚步。“送得太晚了!”老医生脱下口罩,从身后传来轮子滚动的声音,“节哀顺变……”